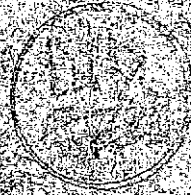


史諾筆錄

章錄



上海無名出版社印行

119.154  
179

毛澤東訪問記



3 0466 6112 4

A 0058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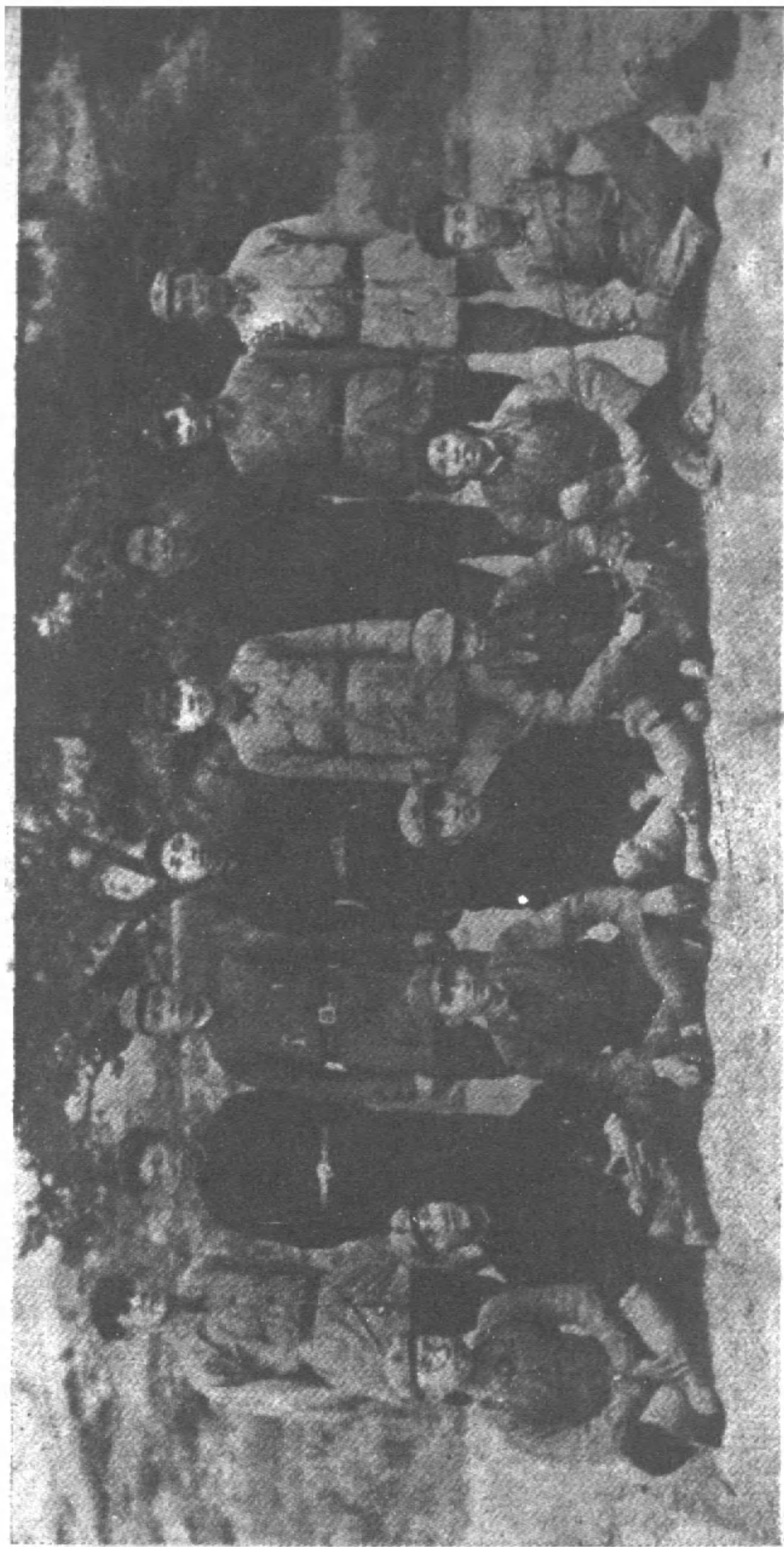
# 毛澤東訪問記

一冊	實價二角
筆錄	EDGAR SNOW 愛迦，史諾
譯者	章鐸聲
出版	無名出版社 上海河南路中
發行	無名出版社
經售	大公報代辦部 生活書店 北新書店 百新書店
代售	各大書局報攤

民國二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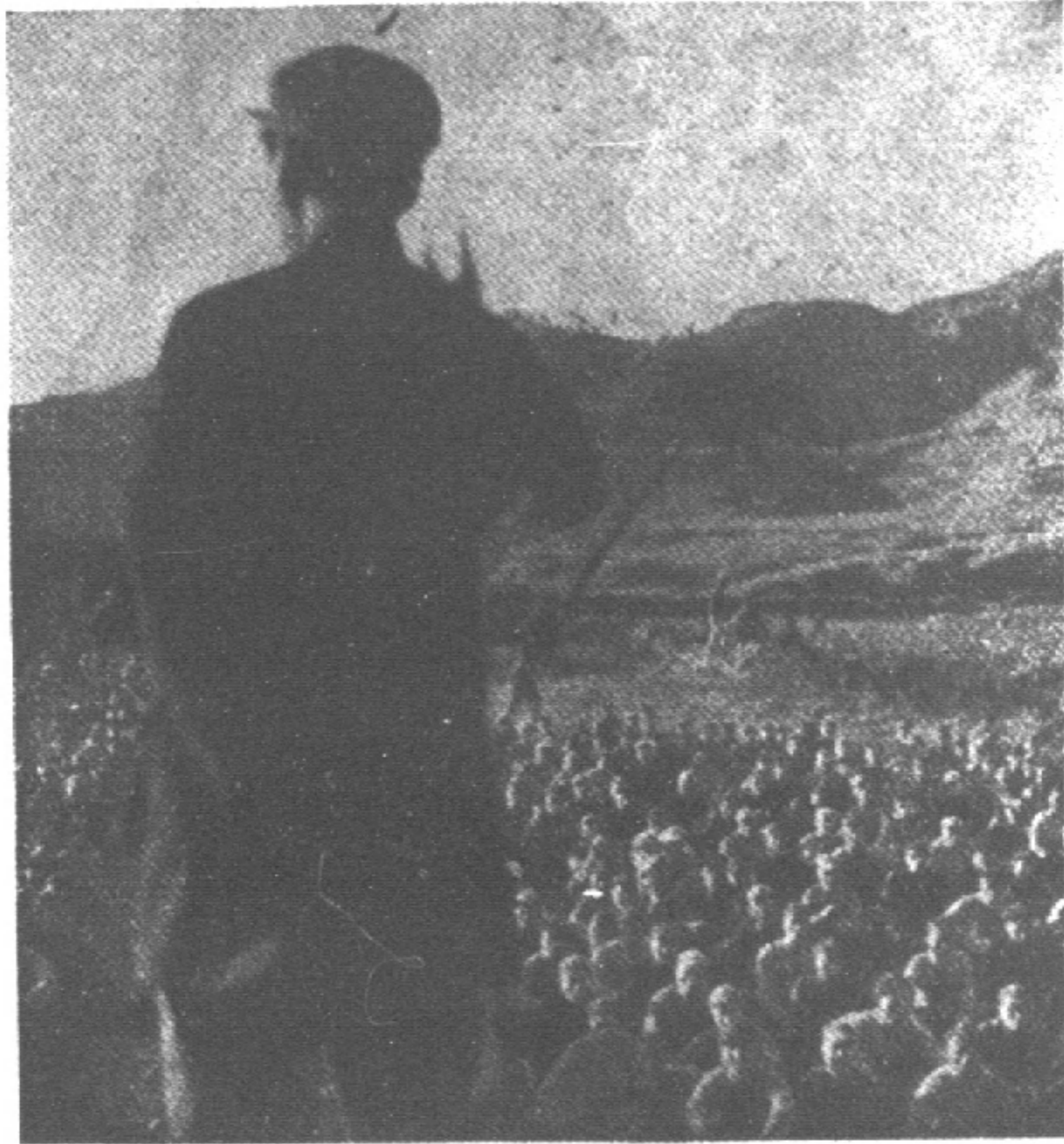
毛澤東及其夫人



一 之夜前編改軍路八  
(氏毛爲者三第起右排後在站)



八路軍女戰士兼人民抗日劇院導演



毛氏在抗日大學生戰略課之一斑

# 目次

譯者序

前言

外交問題談話.....	一
日本帝國主義談話.....	二五
國內問題談話.....	五一
特別問題談話.....	六五
聯合戰線談話.....	七三





## 譯者序

毛澤東訪問記作者史諾 (Edgar Snow) 是美國記者。他在一九三六年七月間，到保安去觀察。回來之後，寫了好多篇訪問者的實地觀察報告，這篇『訪問記』是作者許多篇中的一篇。

本文，作者曾在北平協和教堂 (Pekin Union Church) 作過一次宣讀。原文發表在上海大美晚報英文版 (The Shanghai Evening Post & Mercury) 自一九三七年，二月三日至五日。現在，譯者所

翻譯的還祇是這三天中的一部份，其他的，被我自作主張地刪除了，這，我是不得不聲明的，同時，我也該向讀者謹致歉意的！

至於我為什麼要刪除了其他的，而獨獨採取了這些用談話方式寫出的問答體，詳成功這本小冊子呢？關於這點，我相信，在讀者讀了之後，一定會明白的。因為這裡所有的着重點，是在我們中國當前急務的中日問題。因之，我深信，我的這些工作並沒有做得多餘的。

現在，我們的全面抗戰開始已經有兩個月了，日本帝國主義要想征服中國的夢想是粉碎了，因為我們全國上下都抱定一個堅決的信心：『最後勝利必屬我們的』！假如日本軍閥還是迷夢不

醒的話，請在嘗著了我們抗戰的厲害，摩挲著創痛的時候，勉強支撐起來，讀一讀這本小冊子，或者我先告訴了你們吧，鬼子呵！死神正爲了你們的需要而降臨中哪！

在這里，讓我借用一句宋慶齡女士在亞細亞雜誌發表的『中國當前的急務』一文的小標題，至誠地謹告在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面前：『我們將克服當前所有的危機，且成功地擊退一切外來的侵略，這是毫無疑義的。』

八—三兩月後一天，寫在一聲轟炸中的上海。 鐸聲。



## 前言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七月初，我到了陝北的保安，在那里一共停留了四個月。曾經遊歷過的地方有：陝西，甘肅，寧夏等。

我在保安住了有一個月的模樣。除了騎在馬鞍上，和路上花費了四十多天之外，多下來的時間，完全用在觀察上面的。我幾乎會見了共軍全部的高級指揮官長，如：朱德，彭德懷，蕭克，羅炳輝，張國壽，徐向前，徐海東，賀龍，林彪，陳昌浩，毛澤

東，周恩來等。

我在寧夏，與前線的紅軍共同過了一個月的軍隊生活。在保安我與毛澤東會見，詳細地談了很多的話；我們談話的時間，通常是在夜里的，一直談到第二天早晨一兩點鐘，這，好像變做了習慣也似的。毛氏睡覺的時候非常遲，因為許多的工作，他都是要到天黑才開始，做到深更半夜——這習慣，是他早年時候當新聞記者遺留下來的。我們談過無數的話，從極短的，細小的，談到過長的，廣大的，如果要把所有的談話都紀錄下來，這，不消說得，是覺得煩難著手的。現在，我祇能選擇一些，關於我倆問答的一些，寫在這裡。因為這些問答，對於目前中國的局勢，以

及整個世界的安全，似乎都有著格外的夠人耐味的。

毛澤東祇能說簡單的英文，因之，在我倆談話的場合中，另外有一個人當翻譯的，這人就是吳亮平先生，他是上海大夏大學的畢業生，留學過法，英，俄三國。他講得一口非常漂亮的外國語，蘇區的對外英語廣播，就是他擔任的。他是一個二十六歲的青年人。他講話非但容易使人明白，清楚，而且很有系統，並且亦有著平和而堅定的見解。當我用英文把毛澤東先生答覆我的問題寫下來，然後便由吳君譯成中文，再請毛澤東先生親自核閱。因之，我敢相信，下面所寫出的東西，決不會有很多的錯誤的。



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

## 在保安與毛澤東關於外交問題談話

史問：你的政策，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一般的政策是怎樣的？

毛答：在未討論政策問題之前，我要請你先須記牢的，目前的中國所有的當前的急務，唯一的基本問題，就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我們的外交政策，那不消說得，當然是受着這個鬥爭所影響的。日本軍閥的野心，希望征服整個中國，要使全中國的四萬萬五千萬同胞都做牠的亡國奴。反

對日寇的侵略，反對日寇的經濟和軍事的佔領，這些這些，都是在沒有分析我們的政策之前，應該須要明白的先決條件。

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威脅中國，但也破壞了世界的和平，尤其是太平洋的集體安全。因之，日寇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就是全世界愛好和平國家的共同敵人，尤其是在太平洋有利益關係的各國——英，美，法，蘇聯等國的敵人。日寇的大陸政策，或者是海軍政策，都是不單單危害中國的，也就是危害上述諸國的。

不消說，日本侵略的問題，不單是中國的問題，而是

與太平洋有關係的，各個民族所應該解決的問題。因此，中國所以要聯合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建立起聯合戰線反抗日本帝國主義，這，也就是爲了整個世界的集體安全。

我們所希望於列強的是什麼呢？至少希望友邦不幫兇日本帝國主義，採取中立地位。自然啦，我們更希望能積極的幫助中國，共同去抵抗日寇的進攻和佔領。

史問：你對於友邦和帝國主義國家是怎樣區別的？

毛答：關於一般的帝國主義問題，據我們經常看到的，在各列強之中，有的不願意從事新的世界大戰，有的不高興看到日

本侵佔中國，如英，美，法，荷，比等。還有經常在侵略者的威脅之下的國家，弱小民族，屬地，殖民地，半殖民地等，如暹羅，菲律賓，中美諸國，加拿大，印度，澳洲，荷屬印度等。這些國家。多少是在日本侵略的威脅之下的。我們當然認為是朋友，並且還要求他們和我們合作的。至於蘇聯，像這樣愛好和平，不願征服任何民族的國家，自然是我們的好友。

因此，除了日本帝國主義，以及幫助日本的國家之外，不論是反戰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社會主義的，都能聯合起來，成功為反侵略，反戰爭，反法西斯的世界

聯盟。

以上的各個民族的任何一個，祇要他能加入這個共同戰線，我們總是把他當作朋友看待的，不管他對於這個共同戰線的服務程度是怎樣的。

史問：至於中國對外所訂的各種條約，應該怎樣的來處置。

毛答：這，原是很明白的，講到日本，牠們正在破壞各種條約，用武力佔據滿洲，在華北走私，及其他非法行動，在事實上已無條約存在的餘地了。特別可以使我们看到的，在滿洲的其他列強的條約地位的崩潰，一般商業及貿易都被日本從中破壞。這樣，其他列強假如還是希望與中國繼續保

持和平的商業關係，那不消說，他們必須制止日本的執行，因為現有的各列強所有的貿易權利，根本已為日本所威脅。

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是很簡單的，中國現在當前的急務是修改條約呢？還是救國？很明白的，我們最重要的工作是抵抗日本，因之，全中國人民的力量，完全集中在復興民族的重大的任務上。

或者有人要問：『假如中國戰勝了日本，恢復了失地，重新建立了中國獨立的主權，對於治外法權這類的問題，不知採取如何的態度？』

這，我可以這樣的回答：到了那時候，中國一定根據戰爭中各列強所表現的來主張我們的對外政策。比如列強在中國解放戰爭中，幫助中國的，或者是同情於中國的，中國必定要請他們享受與中國的密切的友誼和互利。反之，幫助了日本的，那當然不會給予同等的待遇的，比如德國，它已經和『滿洲國』樹立了特殊關係，（最近並與日本締結了同盟——作者註）他就不配稱是與中國利益友善的國家。

不消說，到了中國真正獲得獨立的時候，原在中國合法的外國貿易利益，一定比以前任何時候更享受有多的機



會。因為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生產和消費，決不會僅僅是中國人的利益，無可諱言的，我們一定還得照顧其他國家的。中國人民真的得到了解放，生產的可能性，在各個場合中作著自由的創造活動，必定會幫助經濟的改進，和提高全世界的文化標準。至於過往的中國人民的生產力，恰恰和我現在所講的相反的，其原因當然是受了種種不幸的壓制，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到了完全解放的時候，我們必定要和友善的國家談判互相幫助，互相利益，互相同意的條約，但對於日本我們現在祇有一個辦法，就是武力抵抗。但對於其他各國

，我們準備保持合作，並在互相尊敬，互保威嚴的基礎上建立那種初創的關係。至於對於日本，中國必須舉行解放戰爭，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沒收一切日帝國主義的在華產業，取消日本在華所有的一切特權，租借地，政治勢力——這里包括何梅協定，淞滬停戰協定，塘沽協定，任何反共公約，諸如是類的『條約』。

我們對於其他列強的關係，我們不主張任何足以使中國抗日戰鬥，在世界地位上處於不利的辦法。

史問：你們是否會承認外人在中國的財產權利，是否會承認外人在中國的投資？如果不是全部承認，那末，那一種外人投

資可以獲得承認，同時在怎樣的情形之下，外國商人可以自由地在中國活動？

毛答：我們歡迎外國資本的投資，但須作為大規模生產企業發展的，簡括的說，就是須要對於中國能夠利用外資為中國人民真正造福利的。同時亦祇有真正自由的中國，循著生產的經濟的廣泛的發展，才有能力來償還外國投資的本利。

合法的對外借款是該承認的。我們該要承認用外款來建設工作的借款為合法，我們不能承認任何『政治借款』，或者是用來作內戰的，及其他與中國人民沒利益關係用途的借款。我們是該承認用來建設鐵路，電信，無線電

，航空，工業，農業發展，救濟飢荒等借款。

史問：那末，你們的新政策，是否要承認外國傳教士的財產權利？他們是否繼續有權利在中國傳教，教書，掌管土地，辦理學校，及其他企業等？

毛答：是的。不過日本的傳教士不在此例。

史問：你對於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的希望怎樣？他們兩者怎樣才可以盡他們的力量，來幫助中國人民呢？

毛答：在我看來，美國政府和人民，對中國都保持了遠大的目光，同時由環境的註定，使美國政府對於中國和日本的未來，一定會發生很活躍的作用的。我們希望，並且是相信

，美國一定會更放大目光，他們一定會和中國成立反日，和反對日本代表的法西斯的聯合戰線。這樣，他們才能盡了他們幫助中國的力量。許多美國人民，已經自動地組織起來了，如中國人民之友社，太平洋關係會，泛太平洋會，中國會等，都對中國表示好意，並且對中國人民流露了他們的真實和同情。我們以中國人民的名義，尤應感謝中國人民之友社的慷慨扶助與支持。

但是，也有眼光淺近的美國政治家，他們以為中國被日本征服了，與他們是沒有關係的，我認為這種觀念是錯誤的。他們沒有了了解美國在遠東的利益，密切地聯繫在抗

日方面的真實情形。這般患有近視症的人們，他們主張一種孤立政策。但，歷史的本身不是這樣的，我們希冀這種『孤立派』的政策會廢除，而且美國應該覺悟，它在太平洋的唯一責任，是在於對於美國的理想和利益直接威脅的日本。

史問：那末，你對於英國政府及英國人民的希望怎樣？他們兩者怎樣才可以盡他們的力量，來幫助中國人民呢？

毛答：我們對英國人民的態度，亦就是對美國人民的態度。我們不但尊敬，而且歡迎在倫敦的那般真正同情中國人民的朋友。但是，一部份的英國政治家，在過去採用的是一種錯

誤政策。英政府雖沒有鼓勵日本佔領中國，但在效果是上成了可能性。他們在現在雖然想採用新策略，但似乎缺少一股子的勇氣，施放到東亞來，如果說得悲觀些，英國假如繼續動搖，還是執行以前一樣的呆板政策，甚至是向日本要求『合作』，這，對於英國絕對沒有絲毫好處的。日本的獐獮相誰都認得的。牠對英國當然是一副十足的毀滅的魔鬼臉譜。

史問：在你們對外的政策中，關於少數民族，如蒙，回，藏，藏，裸探，蠻，黎，藏，及其他土人的自治權，和自治制度有甚麼明文規定？

毛答：關於這點，我們並不主張排外他們，我們是大漢主義為原則的。少數民族可以由他們的自願與漢族聯合起來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但是，對他們絕對不用武力。我們始終保持大漢主義，這，恰恰和我們始終保持反對藏在大亞細亞主義招牌之下的大日本主義一樣。這個政策不論對回，蒙，藏，傣，苗，黎，及其他中國少數民族都是一律的。

在甘肅，寧夏的回人，已經有他們自己組織的自治政府了，我們絕對地，不但不去干涉他們民族的向上心，並且還鼓勵他們呢。

孫中山先生宣示的少數民族政策，在蘇聯已經勝利地



被確立了。我們反對日本對朝鮮人，滿洲人，台灣人，中國人，蒙古人的政策。

我們認為少數民族都應享受他們自己獨立的文化，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使他們獲得每一個的好機會，實現一種生產的有益的生活。

史問：有許多人，聽了法西斯的宣傳，他們相信中國如果和蘇聯締結公約，這樣，中國對外對內的政策會受「莫斯科的支配」的？

毛答：誰都知道，法西斯宣傳的真實性，是任何肉眼都能察覺出來的。可不是嗎？莫索利尼要想征服阿比西尼亞的時候，

他的聲明是解放非洲奴隸；在希特勒開始向歐洲進行侵略的時候，他告訴德國人，榮譽比麵包還好些；他又告訴歐洲人，他是酷愛和平的。日本軍部在侵佔滿洲的時候，也同樣說：他們是解放中國人民，替中國人民建立樂土。同時西班牙法西斯人們雇用摩洛哥，惹，德的僱傭兵，屠殺他們自己的人們，毀滅自己的城市，破壞自己的全民選舉的政府，可是，在成千成萬的新屍身上面都寫着：『這是為愛國主義而被犧牲的』。

法西斯的宣傳技術雖很幼稚，但仍舊有少數人被欺騙了，因之，需要指出他的荒謬是必要的；中國和蘇聯締結

了公約，如果說是蘇聯「收買」了中國，要是真的如此，那末，法國，捷克，以及其他的歐洲幾個國家，凡和蘇聯訂立有公約的，也都是給蘇聯「收買」了嗎？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法西斯已經把他們自己想建立世界帝國的面目揭開了，像日本在滿洲華北的橫蠻成績，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的行動等等。他們的原則，除了人吃人之外，再也想像不出人與人之間的其他的正常接觸。希特勒在歐洲某幾部份的行動，日本在東亞的行動，意大利在非洲及西班牙的行動，我們都可以說，各個不但都有『法西斯支配』的威脅，而且有著『法西斯支配』的必然性。但

在世界上卻沒有發見，和蘇聯訂立公約的國家是被「收買」了的現象的。現在，日本人正高聲大喊地嘶叫着，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都是共產黨。但是，在中國呢？除了少數的漢奸之外，都是沒有一個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

從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蘇聯完全是個愛好和平的國家，他們完全以誠摯的精神平等地幫助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我們知道，他們並不企圖從任何一個國家要獲得一寸土地，或一個人口。

史問：你們主張與其他各國成立反帝反法西斯聯盟，中國不是有可能與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列強成立這樣的聯盟嗎？

毛答：反法西斯的聯盟，在其性質上是和平聯盟，亦就是互相防衛，反抗製造戰爭的國家。比如說：中國如果能夠與蘇聯訂立一個公約，這一定是因為法西斯的日本是蘇聯的敵人，同時也就是我們中國的敵人。『互相防衛和平』是現行法蘇公約的基本原則。這種原則，很可以供給太平洋各國締結諸如此類的反日公約。

中國不但有可能，而且非常願意，和民主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訂立反法西斯的公約。加入了反法西斯陣線之後，在其間求得自衛。這，對於加入的國家是一種有利的收穫。

一般列強的當前問題，祇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完全被殖民地化呢？還是抵抗侵略者變成一個自主的國家？如果中國成為自主的國家，這樣，外國在中國的合作機會一定會更加擴充範圍，因為中國得到了自由，中國的人民亦就成功為獨立的民族，由此可以獲得獨立的經濟，文化，政治，組織。這樣的一個完全獨立的中國，才能夠發生世界上擁護福利的偉大力量，並且唯有這樣，中國是公平和世界文化發揚方面的同盟者。這樣的一個中國勢力，別的民族決不會加以鄙視的。

但是，反之，中國真的完全被殖民地化了，那末，整

個太平洋的未來的前途，不消說得是黑暗的。自然啦，這不僅是中國獨立的毀滅，亦就是太平洋沿岸的一切民族，一切文化，趨於毀滅的狀態中的預告，亦就是長期的可怕的，無意義的戰爭的起端。

現在一定需要選擇。要採取為中華民族本身反對侵略者的戰爭的這條路——這條死路中的生路，因為我們抱定了一個信心：『最後勝利必定屬於我們的』。同時我們也希望，外國的政治家和人民，都和我們攜着手，齊著腳步，一同向着這條路上前進；如果相反地墮入了帝國主義血腥歷史所埋伏下的另一條黑暗的路，那簡直是自殺政策，

走不得的。

從這個基礎上來做結論，我們應該要高呼：『各國人民聯合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

我自信，這個和平的聯合，在事實上也許會有實現的可能的，因為我們有著充分的理由，夠格向一切，向太平洋誠懇地，要求和平互利的文明人們作呼籲。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

### 在保安與毛澤東關於日本帝國主義談話

史問：倘若日本吃了敗仗，而被驅逐出中國，你是否認為各帝國

主義的主要問題亦就一般地解決了嗎？

毛答：是的。如果各帝國主義不跟日本看人學樣的話，這，只要中國能夠打敗日本，這，就是說，中國民衆已經覺悟了，已經動員起來了，和已經建立了自己的獨立。關於各帝國主義的主要問題，自然也將會被解決了的。

史問：你們主張全國聯合起來，要和日本帝國主義拚一個你死我活，要把牠趕出中國去。這，是不是說，中國現在能夠單獨的，換句話說，中國不需要任何國家的援助，就可以使日本「屈膝」嗎？

毛答：我先得提醒你一句話，中國和日本都不是一個孤立國家。東亞的和平與戰爭問題是一個整個的世界問題。日本是有牠的後台老闆的同盟者——像德意——（這是指日德締訂反共協定，意承認「滿洲國」以前的話。「後台老闆」這句話在現在講，似乎是不必要的。——作者注）不消說，中國要抵抗日本，得到最後的勝利，是要取得各國的幫助

的。但是，這並不是說，中國沒有外援，便不能抗日。（着重圈點是作者加的——譯者）這並不是說，中國一定要有外援才能和日決戰的。

中國儲蓄著非常豐富的力量，還沒有被利用。在全面抗戰期間中，經過了組織的沙濾，一定能夠變為強有力的自衛戰線。在過去長期的鬥爭中間，中國人民已經深切地了解了這個力量，並且得到了教訓，運用這種力量的對症服藥的良方。中國人民而且更熟練了怎樣運用極有效的武器去反抗他們的敵人。

現在，漢奸的『唯武器論』，『恐日』的盲目的宣傳

伎倆已經宣告毀滅了，再也不會有人受它煙幕彈的掩飾了。中國人民已經完全認清楚了，大家祇有一個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肯定地自信，中國人民決不會「屈膝」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面前的。我們更相信，他們將會動員他們的儲蓄著的非常豐富的力量，來抵抗日寇在戰場上的，用他們全副的精神會對付敵人的挑戰的。在這個偉大的鬥爭中，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中國，這是無可諱言的。倘若中國單獨的作戰，不消說，犧牲一定比較大，戰爭狀態的存在也一定比較長久，因為日本是個武器精優，並且還有他的同

盟國在後面。爲了要在最短期間，和最少的犧牲戰勝日本，中國必須先在自己國內組織成了聯合戰線，其次再把這個聯合戰線擴展到太平洋，關心和平的各列強中間去。

史問：在何種條件之下，中國能夠戰勝日本，和使牠們戰得精疲力盡？

毛答：有三個條件可以保證我們的勝利：第一，建立起全中國的反日民族聯合戰線。第二，組織世界反日聯合戰線的成立。第三，威脅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之下的各民族的自覺的革命發動。然而在這些條件中的主要的必需條件，當然是中國人民自身的聯合。

史問：這戰爭要到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毛答：這要看中國人民自己的力量，中國和日本的許多決定的因素，和國際對中國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革命發動的遲早來決定的。倘若中國人民的上下一條心，這一條心在縱橫方面都是有效地組織起來，成功一座鐵的長城；倘若認識自己本身的利益是受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威脅的國際方面給予中國適當的幫助；倘若日本國內的革命勢力馬上爆發起來，這樣，中日戰爭的時期是極短的，而且中國也就能夠非常迅速地取得勝利。倘若這些條件都沒有俱備，那末，中日戰爭會拖延到很久很久。但是，結果呢？日本還是吃

敗仗的，祇是犧牲太大了，全世界會趨入一個夠苦痛的時期的。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樂於接受和任何國家聯合起來來縮短這個戰爭時期。反之，倘若沒有人與我們聯合，我們已經下了極大的決心要單獨的和日本決殊死戰的。

史問：未知先生對於這個戰爭的政治和軍事的發展趨向的意見怎樣？

毛答：這是包含有兩個問題：一、列強的政策，和中國軍隊的戰略

日本的大陸政策，大家都知道了，無須我再來贅述了。有些人還是幻想着，以為再進一步的犧牲些中國的主



權，作經濟上，政治上，和領土上的妥協與退讓，就可以滿足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進攻，那簡單是種高托邦（社會革新的理想計劃——譯者）的夢想。「九一八」時候是用過這個錯誤政策的，我們要明白地指出其教訓，只要看一看東亞地圖，就可以一目瞭然的。

我們深知，不單獨是華北，就是長江流域，南方各海口都是列入日本大陸政策的計劃中的。非常明白的，日本海軍企圖封鎖中國海岸，藉此可以強奪菲律賓，暹羅，安南，馬來亞，和荷屬的東印度等。祇要戰事一開始，日本就會企圖將以上各地作為軍事根據地，半中間來阻斷英，

法、美與中國的聯繫，使牠可以很順利地獨佔南太平洋的各海。這些這些計劃，已列入日本海軍計劃的戰略中，我們自從牠們的小冊子上見到的。同時，這些海上戰略，是和陸上戰略配合著的。

到那時候，中國當然是會處於非常困難的地位的。但是，中國人民的大多數人，都自信可以克服這些困難的。祇有住在中國沿海口岸的閩粵方是失敗主義者，因為他們恐怕保不牢他們的財產。

由此，當中國考慮到經濟問題，以及戰爭材料的供給和來源等的問題，就是日本海軍的封鎖，阻斷商業等，這

些問題，一定會使各列強感到反應的。倘若各列強還是像「九一八」時候一樣地抱著「看白戲」的態度袖手旁觀，讓中國孤立，使日本像侵佔滿洲一樣的容易，這樣，日本的進行速率自然是可以像飛也似的很快的。

在原理上說，我們應該是「內部戰線」的戰略。這就是說，倘若英，美，法，蘇聯等國能反抗日本的封鎖，他們一定會決定「外部戰線」的戰略。那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在內外夾攻的，雙管齊下的攻擊的場合中，日本的應付能力便會在最短期間被包圍與消滅的可能，皇軍的威信是會粉碎得一掃光的！這是很明白的擺在我們的眼前，祇要

我們合理地把它來檢討一下就是嘞。

也有許多人，寄存著一種愚蠢的的念頭，他們以為只要日本封鎖了中國某幾個海岸，中國便不能繼續舉行抗日戰爭，這種真是狗屁不通的鬼話！關於這點，只要迴顧一下我們的戰史就可以把它反駁轉來的。

關於這點解釋，就是因為我們已在自己境內，把全體人民築成了一座堅石似的堡壘，因為每個人民都已準備著為自衛而抗戰，為和平而抗戰，他們都是自動地，自覺地有意識的為本身利益，為正義而抗戰的。

同時，在進行的場合中，這般人民都是有著有才幹，

有魄力，有決心的人物領導着的。並且對於他們的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戰略需要，也都有着深切的了解和修養的。

中國人民在反日戰爭中，他們所得到的便利，是非常之多的。中國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國家，只要有一寸領土的存在，沒有給侵略者的鉄蹄蹂躪着，就不能說中國是被征服了。即使日本佔據了中國一大部份土地，而且那里是一萬萬，或二萬萬的人口，這樣，日本要打敗我們，還是相差得太遠呢。我們還有很大的力量能夠去抵抗日本軍閥。而且還要使日本軍閥在整個戰爭中，必須要重大的，經

常的，非常辛苦地去從事後方防禦。

關於軍火方面，日本是沒有辦法能夠奪取我們內地的兵工廠的，這許多軍火已經足夠中國供許多年的使用了，同時，牠們不能阻止我們從牠們手裏奪取無數的軍器。只要我們全中國人民聯合起來反抗日本，運用我們的戰術，要打勝日本帝國主義那真是有多大的可能呵！也許我們的「軍火運送隊」，這差使是日本替我們代勞的哩！

關於經濟方面，中國自然還沒有到達統一的，但是，中國經濟的不平衡的發展，與日本經濟高度集合來比較，到了戰爭狀態存在的時候，於中國恰巧是有利的。姑且舉

一個例子：設或把上海與中國其他部份斷絕了，這，對於中國的損害並不如像紐約斷絕美國其他部份所受到損害的那麼嚴重。何況，日本決沒有這樣的把握能使中國趨於孤立的。這很明顯的，如果從地理上講起來，因為日本畢竟是個靠著海軍力的國家，既然如此，牠便沒有能力能封鎖中國的西北和西南的。

現在，再重說一遍，所以關於問題的中心，還是在於中國人民的統一和動員。

史問：在中日戰爭中，你看日本會發生革命麼？

毛答：日本的革命不但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只要日本吃了第

一次敗仗之後，革命就會立即爆發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史問：你說蘇聯會來參加這個戰爭幫助中國嗎？同時，在怎樣的情形之下會有這樣的可能？

毛答：蘇聯當然也不是一個孤立的國家。它不能把遠東的事變置之腦後。它是被動地不得不站在積極地位的。不消說，它還是讓日本征服了中國之後，借著中國當軍事根據地去進攻蘇聯呢？還是幫助中國抵抗日本，爭取中國人民獨立的自主權，與他們樹立朋友交誼關係呢？我想蘇聯一定要向後者的一條路走的。



我們相信，中國人民只要堅決抗日，如果願意與蘇聯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好關係同盟的時候，蘇聯一定會第一個高興與我們握手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是為全世界人類謀福祉，蘇聯既然是世界的一分子，它自然不會和英國或者美國一樣的處在更中立的地位的。

史問：中國人民的迫切任務，是否必須立即收復失地，或者祇要把日本驅逐出華北及長城以內的領土？

毛答：中國人民的迫切任務果然是必須立即收復失地，但並不祇是保衛我們長城以內的領土。就是說：中國必須要收回華北的。但是，這並不包括以前中國殖民地的高麗在內；反

之，等到中國獲得完全恢復土地的時候，高麗人民如果也要想脫離日本的獸慾壓迫之下的話，中國當然是要給予他們的，為獨立而鬥爭的熱烈援助的。對於台灣也是抱著同一的態度。至於內蒙，該地為漢人與蒙人的混合居留地，我們是要努力把日本由那里趕出去的，並且要幫助他們建立一個自治的政權。（作者註——在另外一次談話中，毛先生曾發表過關於外蒙古的意見，如后：

外蒙古和蘇聯的關係，在現在以及過去，都是根據平等為原則的。到了中國完全得到勝利的時候，外蒙古一定會自動地加入中國聯邦的。回族和西藏人民也一樣的會變

做中國聯邦的一部份的。）

史問：假如中日戰爭延長得很久，而其結果，日本沒有吃著敗仗，那末，你們是否會要求日本停戰，并承認日本征服中國嗎？

毛答：不可能的！中國人民決不讓日本佔據中國一寸土地！

史問：在對日抗戰中，中國所有的軍隊必須要有一個統一的指揮，那末，所有的軍隊是否會接受一個軍事和政治最高機關的命令呢？

毛答：是的。因為對日抗戰是中國每個人民的要求。

史問：那末合作的軍隊要求些什麼呢？

毛答：祇有一個要求，就是堅決對日抗戰！

史問：請問中國要有多大的根據地，和多少的外援以利對日抗戰呢？

毛答：中國的軍事根據地能夠伸縮的，就是大的也好，小的也好，當然根據地更大，則對日抗戰的動員力量亦愈大。講到外援，我們當然希望越多越好，但沒有外援，我們還是可以很順利地對日抗戰的。

史問：怎樣便可以武裝民衆，組織民衆，把他們都訓練起來參加戰爭呢？

毛答：人民一定要有武裝和組織自己的權利。在人民得到經濟的

，社會的，政治的自由的時候，他們的力量是非常偉大的；唯有這樣，民族的真正力量便會充分地表現出來。

反日義勇軍從日本侵略者的手裏奪得自由行動，武裝了自己，就成為不可磨滅的偉大力量。中國人民如果有受訓練的場合，武裝起來，組織起來，同樣的，他們也會變成不可征服的偉大力量的。

史問：你的意見，在這次「解放戰爭」中，應該運用怎樣的戰略？

毛答：這戰略是展開的，變動的，無定性的遊擊戰，在流動的戰線上機動戰爭。這戰略的成功是靠艱難的戰地上有高度的

流動性，迅速的進攻，迅速的退卻，迅速的集中，和迅速的分散。這將是一種大規模的遊擊戰，不是延長戰壕，嚴密防綫，和堅固工事的單純地對壘戰。我們的戰略，得看將來的地域來決定的，這就是化整為零，聚零為整的遊擊戰。

但是，請別誤會，這並不是放棄陣地戰中能夠防守的有利的重要戰略地點。但是，戰略的軸心應該是遊擊戰的，並且要更多的著重於別動隊和遊擊隊。堡壘戰術當然也須利用的，但這祇是附屬的，在戰略上是最次要的。

從地理上說，戰地一定是極廣大的，所以我們能夠用

極高度效率的流動戰爭，這對於受出沒無常的後方行動所威脅，胆怯的移動呆笨的日本戰爭機構可以收到成效的。如果在戰壕的集中，盡力地要保衛狹小的戰綫上一個或二個的要塞，這樣，不消說，在我們是等於有了地理，和經濟組織上的優越利益不會利用，恰巧是重陷入阿比西尼亞的覆轍。我們的戰略，在起初一定要避免重大的決戰，應該要漸次地破壞敵軍的軍心，剷絕敵軍的戰鬥力，實行消耗戰。

阿比西尼亞的缺點，這里暫且不論他們內部的政治弱點，單把戰略上扼要地來說明一下：他們就是要想保持進

深的戰線，給予法西斯利用軍事利器轟炸的便利，施放毒氣，打擊那些呆笨的不流動的滯重集中，使自己受到嚴重的有機損害。

在中國，除去正式軍隊之外，我們必須要組織農民，訓練農民，作政治上，軍事上，去指導他們準備作大批的別動隊和遊擊隊。在東北的那些反日義勇軍，這些部隊的成功，還不過是全中國一種極小型的動員力量的證明。倘若能給予他們以相當的領導和組織，這些部隊更可以使日本帝國主義者，在整天整夜中忙得迎了東失了西，兵荒馬亂地恐嚇得要死。



請你記住，中日戰爭狀態的存在地是在中國地方的，這就是說，日本軍閥四周圍包圍着的是『敵愾同仇』的中國人民。不消說，日本軍部一定要積極地把軍火搬到中國來，使以給養或守衛的，在各交通線上非駐紮軍隊不可，同時還得用重兵保衛牠們的根據地——滿洲和日本。

在戰爭的過程中，中國軍隊有絕對的把握，可以俘虜很多的日本兵，和繳械到不少的利器，軍火及鎗械等。這樣，只要經過某一時期，在戰爭進展中，我們得到抗日軍隊軍器的供給，或將加以外援的補充，我們的武器，不消說是將大大地改良了；到了那時候，我們就可以逐漸地利

用堡壘，戰壕等等來和日本作陣地戰。日本在中國長期耗費戰的計劃之下，日本的經濟一定會崩潰得一敗塗地，並且在無定期的艱難的戰爭中，會使日本兵士精疲力盡，軍心的渙散。但是，日本帝國主義像怒潮也似的洶湧地捲來，要想「速戰速決」來粉碎中國，那知恰恰是相反，牠在中國暗礁樣的抵抗上把牠衝破了以後，中國人民的偉大人力淵藪，還可以湧出無數為自己底自由而抗戰的人民到前線來呢。

這些以及其他的因素，斷定了這次戰爭的結局，使我們很容易地攻破日本的堡壘和戰略上的根據地，可以使中

國將所有的日本軍閥都趕光。這就是說，「敵人從那里來，就把他打回從那里去」！

對於俘虜，或被繳械了的日本軍官和士兵，我們將歡迎他們，優待他們。我們非但不殺害他們，而且像同胞兄弟一樣的對待他們。因為我們對日本的無產階級兵士，或被強迫徵來的工兵，都沒有絲毫的仇恨，我們將要用盡我們的一切方法，使他們個個都覺悟起來，去反抗他們本國的法西斯壓迫者。因此，我們的口號是：「一致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法西斯！」當然，那般反法西斯的日本兵是我們的朋友，因他們與我們的目的並沒有兩樣。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八日

### 在保安與毛澤東關於國內問題談話

史問：對於民族小資本家，小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地主，買辦。智識分子，或自由職業者——醫生，工程師，新聞記者，建築師等，你的主張是怎樣的？

毛答：在眼前的中國情勢之下，全中國人民都有立刻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奴隸的可能，我的主張，一切愛國份子都至誠地聯合起來，在民族復興的目標之下。

我們非但祇須是中國人，都有享受應有的權利和保障，就是在外的華僑，也應該給予他們保護的，因為華僑都是愛國的。在許多國家，他們也是在壓迫之下的，因之，我們將盡可能的保衛他們的地位和權利。

我的主張的目的，是趕即聯合一切人民抗日，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抗戰中獲得民族解放。

史問：這改變的本身，是不是另外建立一個新的目標嗎？

毛答：不，我不作如此想的。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勝利，將是世界革命勝利的一部份，因為帝國主義不能在中國立足，崩潰了，就等於毀滅了帝國主義最強有力的根據地之一。假

如中國獲得獨立，世界革命也會進展得很快。

假如中國被日本征服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的自由當然是喪失了，不消說得，沒有民族自由的我們，還能算是中國人麼？

很明白的，偉大的民族神聖抗日戰爭，不是專由某一種人參加就夠了的，也不是未來單獨的戰線上可以舉行的，否認了這一點，就等於不相信許多有錢的人已「毀家救國」了，因為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利用貧的摧毀富的。有些資本家，少數銀行家，甚至於有些地主，政治家，都已表示準備為民族解放而鬥爭。我們不能否認他們在這個鬥爭

中的作用。祇要是抗日的份子，我們都歡迎他們參加。同時我們希望大家都「開誠佈公」的，只要是願意參加抗日的，不管他是何黨何派，都可以聯合起來成爲一條鐵的陣線！

史問：對於這問題是不是已經有了眉目？

毛答：關於這點，中國人民正在努力反對繼續內戰運動，共同的

口號是「停止內戰聯合抗日」！

史問：有的外國報紙登載了許多關於紅軍的「野蠻」和「殘酷」的新聞，這正像許多人在美國拍相赫斯脫（美國雜誌報的大王——譯者）麥克菲登（美國的黃色記者——譯者）宣

傳蘇聯的所謂「飢荒」「屠殺嬰孩」「共妻」等等一樣。其實那一類人纔犯著該處死罪吧？

毛答：當然啦，這種粗淺的造謠手段，並不是高明的。其實紅軍並不是吃人的野獸，祇有日本軍閥才是吃人的野獸。紅軍對於不法行為，尤其是姦淫犯，是要處死刑的。他們是有他們正常的遊戲方法的——賽跑，跳高，跳遠，打網球，籃球等等。

史問：那幾種工業要收回國有，或者由國家統制？那幾種暫時可以容許私人佔有？

毛答：一般的說來，在目前，我們並不主張接收私人工業，或歸



國家所有。不過所有日本的工業或企業，那不客氣地當然要立即沒收，並運用來為人民謀福利。

史問：你是主張一切願為抗日的份子，不問其階級出身都成為中堅份子？

毛答：是的，我們唯一的要求條件，就是願全中國人民都起來抗日，為民族解放而戰鬥。

史問：有許多事情，是否為了聯合戰線的利益而緩行了？

毛答：其他的且先擱著不談，單就「飢饉與水災」來說吧，這早已被認為是『天災』的。在事實上，大多數的災荒是由人工製造出來的，同時也可以用人力來阻防的。我們曾用了

一切努力與這種災禍搏鬥。人民都也有巨大的儲蓄力能抵抗飢荒和水災。在江西的需要地建造了水閘，這，便是一個很好的證明，非特不至於受一次重大的水災遭殃，而且是幫助了收成，田稻格外豐盛，沒有一年有關過飢荒的。

我們對於種吸鴉片，是絕對的禁止種吸與販賣的，除了供醫藥用的不在此例外。在江西，有些地方本來是著名的鴉片出產地，現在你還能看得到有罌花的種根嗎？我們的禁法，不是強迫，是教育。

史問：這教育力量一定是強有力的，是怎樣進行實行方法的？

毛答：不消說，吸鴉片和種鴉片是有著密切的連帶關係的，不嚴

屬地禁止種，是沒有辦法根絕吸的。很明顯的，政府的收入並不是需要依賴鴉片稅收的。祇有軍閥，才承認鴉片專賣是有用的，他們可以從栽種和吸鴉片人民層里去榨取更多的金錢。

至於我們的經濟計劃，金錢流動借貸是必須的，但重利盤剝是反對的。尤其是關於賄賂和工作人員的營私舞弊，我們是要嚴厲處罰的，幸而我們對於這點都能切實遵守。我們的生活是非常克儉的，就我自己來作比例，因為我是紅軍的指揮員之一，所以除了比紅軍士兵的收入還要少些之外，每個月還有五塊錢的津貼。

希特勒聲明他在銀行里沒有存款，這在我們是不會相信的。不是聽見有人說過嗎？他強迫德國臣民買他的一本著作『我的奮鬥』，就賺了幾百萬馬克。但是，我可以請任何人到任何銀行里去調查的，我們是否有戶名的。

至於文盲問題，要使這工作收到成效是不煩難的，祇要有真正熱心的人願意為提高大眾的，經濟文化水準而努力，只要有始有終，文盲的消除，是指日可待的。但是，要趕快消除文盲，應該要提倡新文字——中國字拉丁化。因為中國的四方字實在太複雜了，太難學了，我們相信，拉丁化是消除文盲的唯一的好工具。

講到奴婢制度應該立即廢除的。應該把所有的奴婢馬上解放他們，送她們回各自的家里去。假如沒有家的，那就應該給她們以相當工作。娼妓也應該和奴婢一樣的給予解放。

軍閥制度是農邨破產的產物。職業兵與僱傭兵，一樣可能地可以給予教育地去矯正他們以往的習性的。至於土匪，受著貧窮的壓迫也能被淘汰，假如獲得正當的生活的機會，並少許矯正以前的習慣的教育。

至於抗日戰爭，是否會停止中國人民的計劃和改革呢？我們不但可能地於全國範圍內儘速實現，而且有絕對把

握的。同時我們為什麼要求對日抗戰呢？我們要保求民族生存，我們是絕對需要抗日，和消滅一切漢奸，完成民族獨立，提高人民的經濟文化水準。

所以在抗日戰爭中，我們要得到我們的最後勝利，武裝民衆，組織民衆，動員民衆，都是必要的。

史問：什麼將是立即要施行的工業綱領？

毛答：戰爭工業應該要歸國家來統制的。所謂戰爭工業是指一切與戰爭的舉行有直接關係的工業。其他工業部份，仍舊可以留給私人管理之下的——日本帝國主義的工業自然是例外的，並且要由國家馬上沒收起來。

不過我們須要明白的，中國的國情需要的是民主主義，這，因為中國還是一個沒有脫胎於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國家。

史問：在戰爭中對於利潤的統制怎樣呢？

毛答：戰爭開始的時候，利潤稅的問題，自然是必須考慮的。

在戰爭時期，一切的稅則，都應自主地被調整以適合反抗戰爭的需要，和滿足整個中國人民的需要與要求。唯有奢侈品——酒煙化粧品等類，應課以重稅的。對於必需品——汽油煤油等等，其輸入稅則應格外減低，因為中國這類物品的產量，不足供給全國的需要。

史問：你的對於外交政策的意見如何？

毛答：大家都明白得很清楚，中國每個人民所要求的不是投降式的妥協外交，乃是求獨立的民主性的國民外交。

我們要全國精誠團結的統一，把所有的人力，財力，物力，都集合着，整個動員地聯合起來，為中華民族自衛而抗日，為全人類和平安全而抗日。



新 華 書 局 內 部 用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 在保安與毛澤東關於特別問題談話

史問：在實際進行中，假如中國得到勝利了，是否將以第三國際或類似的組織，來保持中國的經濟政治關係？或者會有某一類的政府合併？

毛答：我以為這是一個純粹的設擬問題，我已經說過，紅軍並沒  
有求政權的獨霸，祇求聯合全國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至於第三國際，它是世界無產階級先進份子集合各自

的經驗，使全世界一切革命的人民獲益的組織。它既不是行政組織，而且除了顧問資格之外，也不是任何政權。正像沒有人說起，一個以社會民主黨組閣的國家是第二國際專政一樣的，所以說有共產黨的國家，是第三國際專政也是可笑的。

在蘇聯共產黨執著政權，就在該國，第三國際並不掌政的，並且對於人民也沒有直接的政治權力。同時『來自莫斯科的支配』，這句話祇可說是法西斯黨徒的從造謠中發明出來的神話。

史問：『赤色帝國主義』的罪名，在你的意見看來，為什麼是荒

謬的，請你解釋一下？

毛答：人家說法西斯黨徒沒有任何創造能力，關於這點，我可不能完全同意。不消說，『赤色帝國主義』這個新名詞，確實是他們創造出來的得意傑作。而且是法西斯黨頌揚那種的創造水準的完全例子。

在目前的中國，已到了兩個戰爭的尖銳頂點，一個是反赤陣線，是由日本領導漢奸組織的；一個是反日陣線，是根據求自衛聯合組織的。反赤陣線的意義是民族滅亡；反日陣線的意義是民族解放。

中國人民現在都覺悟了，要求中國獨立而舉行抗日戰

爭。我們希望與蘇聯有密切合作抗日，我們希望與任何要停止內戰的，建立起聯合陣線，保衛民族與日本抗戰。

史問：為什麼在不均衡的情勢之下，你們一定能夠打勝仗？

毛答：有三個原因：

第一，我們的政治工作非常注重，人民就是兵士，兵士就是人民，

第二，我們有著有把握的，正確的戰略、和戰術領導，來指導出沒無常的遊擊戰。

第三，每個指揮員都是有才能，正確，精明，忠實，誠懇的。

史問：在中國革命成功的時候，關於滿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朝鮮，安南，菲律賓，印度等等，他們是不是會非常迅速地發動革命？中國是不是世界革命的『鎖鑰』？

毛答：在情勢上講起來，中國確實佔著世界革命鎖鑰的要素，中國的勝利，也可以說是每個國家的人民的，尤其是殖民地的大眾，熱忱地所期待著的。但是：我還得重複申明的，我們的目的並不是在『獲取政權』。我們只要求停止內戰，『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聯合起來去抵抗我們的敵人，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史問：中國到什麼時候可以完全獲得勝利？

毛答：這要看發展的客觀形勢來決定的，不過現在不能預先說明，因為太複雜了。但是，我敢相信，時期不會挺遠的。

史問：在抗日勝利之後，什麼是內部的最急要的任務呢？

毛答：因為中國是資產階級民主性質的，他的基本任務是土地問題的重新調整——土地改革的實現。

可以參看中國土地分配的數字，就可以知道農村改革是刻不容緩的一般情形。在北伐時期，我曾担任農民委員會的書記，和管理收集遍及二十一省各區域的統計。

附 我們研究的結果，表示著驚人的不平等。在整個農民人口之中，大約要佔百分之七十是貧農，佃農，半佃農，

僱農。約百分之二十是耕種自己土地的中農。高利貸者和地主約佔全體的百分之十。在這百分之十中間，還有富農與軍閥及徵稅吏等等的剝削者。

可是；在這百分之十的富農，地主和高利貸者，共佔有百分之七十的耕地。百分之十二至十五是在中農手里。百分之七十的貧農，佃農，半佃農，僱農，僅僅佔有整個耕地的百分之十五至十五。

不消說，這統計是有著大的參差的。上面所說的，是當時許多農民委員會工作人員編製二十一省的數字，我們研究所得的是全中國的平均數。現在，當然情形又是不同



了。

革命的主要，是由於兩種壓迫所引起的——帝國主義者與百分之十的地主及剝削者。所以我們可以說，在我們要求民主制度，改革土地，和反日戰爭中，我們僅僅受了全人口的百分之十的壓迫者。其實還沒有百分之十，或者只有約計百分之五，因為不會有那麼多的中國人都是漢奸，情願當亡國奴，做日本帝國主義的，永不翻身的奴隸，決不會舉著自己的拳頭來征服自己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 在保安與毛澤東關於聯合戰線談話

史問：聯合戰線的意義請你解釋一下？

毛答：至於聯合戰線的產生，首先當然是日本的嚴重的侵略。鬼子的侵略一天逼緊一天，像這樣強盜似的威脅，不消說，在這威脅之前把中國所有的一切力量一定要聯合起來，這是沒有疑義的。自然啦，不將中國的勢力都集中著，則我們對日抗戰的力量是不夠的。如果還是不統一，結果對日

抗戰運動上是會不利的。因此，集中中國一切黨派的聯合，一致抗日，這是非常必要的。反之，假如不是這樣的話，抗戰運動便會遇到很大的障礙。

現在，祇要是中國的人民，除了漢奸之外，沒有一個愛國份子，是反對這聯合戰線的實現的。

這些這些，都是中國目前局勢的主要特點。正因為如此，我們所以不得不考慮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彼此合作可能實現的詳細的具體方式。至於聯合戰線的基本原則，自然是民族解放的抗日戰爭。同時為了要實現這一目的，我們肯定地相信，主要的任務是：（一）抵抗外敵侵略；（

(二) 給予民衆以民主權利；(三) 加緊發展國民經濟。

……這樣的綱領，滿足了民衆的願望，得到了他們一致的擁護，這也就是我們主張聯合戰線確立的渴望。

史問：假如聯合戰線實現了，那麼一切的問題是不是也都被解決了呢？

毛答：是的。假使聯合戰線組織成功了，到那時候，一切問題也許是就會容易解決的。不消說，誰都知道的，日本和中國的漢奸是要極力地反對這一個綱領的。因為這一聯合戰線的組成，對於他們個人的利益是直接地違反著的。但是：中國全部人民是會歡迎這一綱領的，而且是擁護的，因為

聯合戰線的組成，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自然，每個中國人都會促其實現的。祇要不是漢奸，中國人一定要感覺到交替的一條路，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征服中國的道路，是中華民族滅亡的窮途末路。

我們知道，有一部份中國人民，他們已經覺悟了，他們已經起來反對再對日本的屈服，他們已經組織了反日的愛國團體。這些團體我們要開誠佈公地和他們握手合作，我們熱望這些愛國份子會形成一個聯合的力量消除漢奸。我們熱望這些愛國份子，都遵守了孫中山先生在大革命時代的基本政策，和他的最後的遺囑：（一）聯俄容共；（

二）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三）擁護中國工農利益。我們熱望這些愛國份子，都幫助實現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

假如這一運動成功了，我們相信，中華民族的復興是有著救星了。只要聯合戰線組成了，我們用不著畏懼日本鬼子的，因為日本帝國主義，牠是不能打敗一個真正統一的，全民武裝的，有組織的中華民族的。

相反的，日本當然盼望成立牠的反共戰線的，因為牠可以借了反共戰線的力量，在實際上就是要征服中國的人民戰線。我們要組成一個民族解放戰線，這一戰線的組織

成功，也就是將要反抗日本鬥爭的勝利，同時也就是世界和平的勝利。只有在這樣的一個勝利之下，中國人民方能和世界上一切自由的人民，手挽着手向著人類福祉的光明大道上前進。

史問：你對於選舉權所堅持的最低限度的要求是什麼呢？

毛問：關於選舉權應該是普遍的，不應該有財產，地位，教育，性別的任何限制。

史問：假如這一個綱領成功了，那末，軍事的最高當局是不是有指揮全國軍隊的可能呢？

毛答：我們早已談過，在反日抗戰中，全國的軍隊一定要有一個

統一的指揮。但是，需要鄭重申明的，這，只有在反日抗戰中，民族解放戰線的基礎上，才有統一指揮實現的可能。

史問：那末，中國目前的急務，是不是必須先達到民族解放？

毛答：不論是過去或現在，在原則上，反日鬥爭並不是什麼新的提綱。比如已經指出了的，我們深信，實現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和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第三項——擁護工農利益，這兩者如果不是在同一時期實現，那末，反日運動也會得不到勝利的。

史問：聯合戰線政策是不是說，在這個基礎上實現了，在實效方



西，是不是等於立即對日抗戰呢？

毛答：是的，十分的可能，假如聯合戰線今日組成，對日抗戰也

許明天就要開始。

本書有裝作權刊印必究

9.154

9

1.00